

记者 李静 李岩松

第一次“认识”范雨素，是在2017年。她的文章《我是范雨素》发表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那时，她是一位来自湖北襄阳在北京做育儿嫂的农村妇女。

真正认识范雨素，是2023年乍暖还寒的春天，我们带着她的新书《久别重逢》与她相约北京皮村。

她说：“你们是我出书以后，第一个来北京采访我的记者。这让我很感动。”

采访前，采访提纲不知不觉地敲了几千字，总觉得范雨素是本庞大的“书”，担心漏掉什么细节。采访时，我们抛下文本，走进范雨素的生活，真实地感受真正的范雨素。

我们接她从别墅区下班，换乘公交车回出租屋，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淘书，跟她在皮村看飞机，还在皮村文学小组当了回“同学”。范雨素后来感慨：“咱们现在没有访谈痕迹了，很轻松地在聊天，聊真心话。”

面对一夜成名，范雨素急流勇退，主动远离热闹与喧嚣。成名后，她辞掉了育儿嫂工作，上午当钟点工，下午当作家。她曾羡慕那些有机会做选择的女性，她也为自己做着选择——一直生活在北京皮村。这里没人认识她，陌生空间让她有了很多自由，就像她说的：“上午是生存，下午是生活。”

曾经采访过多位热点中的女性，她们都曾被推到大众面前。其中，韩仕梅选择了老家，在农妇、诗人、女儿、妻子、母亲这些身份和标签之间互相斗争，几次挣扎无望，选择接受现实。她被羁绊着，只能在诗里扩张着只属于“韩仕梅”的自由。五十岁自驾出游的苏敏则急切地逃离了生活的网，拥有诗和远方，成为大家探讨的另一种女性的活法。

在范雨素的身上，看不到“走红”后的膨胀，也没有生活带来的焦躁和戾气，反而看到一种平静的力量。那是一种“沙尘暴”也卷不进的平静。这都是她做出的选择。谈起女儿，范雨素说：“我希望她成为独立的女性就好。”

未来是否继续住在皮村，是否出版下一本书，范雨素没有计划，一切都平静地发生着。

范雨素说：“文学是悲剧，是水中月，是镜中花，是张继的夜半钟声，是刘长卿的杳杳钟声，是寺庙里的阵阵木鱼声。”

这些年，范雨素一直在“捞月亮”。琐碎的体力劳动，生活的不如意，从未消磨掉她读书和写作的热情——那是她世界里的月光。

久别重逢，范雨素还是六年前的范雨素。



记者 李静 李岩松

出名带来的机会

范雨素从打工的地方赶来。脚穿高跟鞋，头发盘起，戴着一条红围巾。就像她自己曾形容过的：“我是池莉笔下，戴着托尔斯泰围巾收废品的农民。”

范雨素的《久别重逢》在今年1月正式出版，可以说是姗姗来迟。“拿到这本书时，我很高兴。”范雨素说，“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常有不自信。”她给自己这本书打80分，“得到80分是因为充满想象力，扣掉20分是因为我觉得我文笔不好”。

这本书从2013年开始构思，2014年进入创作，2015年完成初稿。那时的范雨素还是个“素人”，白天做育儿嫂，晚上写小说，甚至没动过出版的念头。她把这本书最终能够出版归根于“出名”。“2017年，我出名了。名声给我带来出版这本书的机会。”

其实在2017年，她曾有过出书的机会。范雨素说：“当时有出版社要稿，还有人提着20万现金找来，但我跟一个编辑已经约好了。我不缺吃饭钱，总觉得人得守信用啊。”

但编辑希望范雨素将小说修改成非虚构，继续写自己的故事，范雨素想写的却是奇幻的，“我觉得我个人那点事已经写完了”。范雨素没有修改，出版变得遥遥无期。直到2021年5月，书稿兜兜转转到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手中，最终出版。

前几天，出版社编辑告诉范雨素，这本书在同类作品中销量算不错的。比起销量，范雨素更关心读者能否读懂自己。她记得有一位阅读推广人这样评价：像汉语版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像《城南旧事》加新事，又像余华的《活着》，味道太丰富了。

湖北老乡联系到范雨素，想要签名。他们约在一家拉面馆，弥漫着拉面的味道，谈论着文学话题。老乡对范雨素说：“我很高兴，你一直在好好做自己。”

从昙花一现到树根深种

“那篇文章就像昙花一现，这本书更像一棵大树。”范雨素说。

范雨素第一次“出现”，是因为《我是范雨素》一文。“猝不及防，我甚至害怕不可测的事情发生。”范雨素这一次“归来”，是因为《久别重逢》出版。她说：“这次

六年前，在热度最高的时候，范雨素躲了起来。六年后，她带着新作《久别重逢》，平静归来。

2017年，一篇名叫《我是范雨素》的文章刷爆了网络。当年44岁，来自湖北襄阳在北京做育儿嫂的范雨素被卷入流量的“沙尘暴”。她没有被抛起来，生活也没有被重新“装订”，范雨素主动选择退回到原本的生活轨迹。六年来她仍旧住在皮村，打工、写作，“上午是生存，下午是生活”。



很平静。”

范雨素曾把出名比作一场沙尘暴。2017年3月，她花了几个小时写完《我是范雨素》。4月24日，文章在网上引起轰动，媒体、学者、出版社争相追逐，讨论话题此起彼伏。

人们惊讶，一个育儿嫂竟写出“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，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”这样的文字。12岁时，范雨素一人离开湖北老家，流浪三个月回家。小哥哥帮她找了一份民办教师的工作，但日子如白开水一样平淡。20岁的范雨素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，来到北京。后来嫁人、被家暴、离婚，她当育儿嫂，独自带两个女儿在北京皮村生活。

范雨素迅速被“看见”，但她大概也是热度降得最快的“网红”。火之后的第二天，她选择销声匿迹。2017年4月28日，皮村文学小组举行范雨素报道媒体说明会。范雨素没出现，她托朋友告诉

大家，她的社交恐惧症转为抑郁症，要去深山古庙里躲起来。

事实并非如此。

范雨素没有躲进深山，就躲在皮村不过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。她也没抑郁，“我不社交，但我不恐惧。”范雨素坦称，“我不想通过名声得到什么，我感到生活被打乱了；我也不知道来者是善意还是恶意，如果是恶意的，我心里会不舒服。”

慢热、对人的信任度低，都来源于过去那些经历。范雨素如今回忆过去，再谈起来只淡淡的一句，“那就是人生的一段过程。”

不过一直到现在，范雨素仍然搞不懂为什么会火。“可能在别的路上吃苦太多，在文学的路上反而太容易了，我有点不太相信。”她甚至将这一切归结为“运气”。

上午是生存，下午是生活

一夜成名，并没有改变范雨素的人生轨迹。她仍然租住在北京皮村，打工、看书、写作，做一个“优雅的俗人”。

“原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电量不足的手机，现在有点自信了。”范雨素过去做育儿嫂，收入高一些，但工作时间长。出名后，赚了些稿费，她有了选择的底气，辞去育儿嫂工作，做钟点工。

每天早上，范雨素去挤公交。上午8点半到11点半，她在顺义一个别墅区做保洁。这家人要求不能用拖把擦地，要用抹布，地板要像镜子一样亮。衣服该手洗的手洗，该机洗的机洗。范雨素说：“把自己当成机器人就好了。”下班后，换乘三次公交车，下午一点回到皮村。她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“不觉得多辛苦，也不觉得跟人家的生活有落差”。

如果出名提前20年，范雨素说也许会选择不一样的路。但44岁时才火，尽管有人邀请她做育儿编辑，有人向她约稿，但范雨素都拒绝了，“我只是退到有安全感的生活里”。

这六年，偶有记者采访范雨素，她也参加一些文化活动。“总的来说，风平浪静。”现在她一个月赚3000元钱，交600元房租，给读大学的小女儿生活费，剩下的留给自己日常花销。过去一起打工的人已经在北京买房，范雨素也梦想过买房，现在她不想了。

读书，是从未被打碎的事情。范雨素周末会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淘点书，十元三本。农村妇女、北漂、带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，这些都曾是贴在范雨素身上的标签。

“谁都不愿意让别人可怜，可我身上每一个标签都是让人可怜的对象。”范雨素说，“读书可以疗愈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伤痕。”

记者问：“现在可以理解为上午是生活，下午是理想吗？”

“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作家。”范雨素腼腆地笑着，“上午是生存，下午是生活。”

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

皮村，是范雨素有安全感的地方，这里让她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。“如果在老家，我不会做育儿嫂和钟点工。当然，也不会出书。”

皮村距机场10公里，每隔几分钟，就有飞机掠过低空。这里是北京东五环外的一个城乡接合部，四处贴着租房信息。出租车司机说，皮村也叫“新手村”。因为房租便宜，除了在本地打工的人，住着很多在市区工作的上班族，他们坐两个小时公交到达市区。这些年皮村发生了不少变化，现在更像一个吃穿住行完备的综合体。

范雨素说：“皮村的环境是熟悉的，像老家。人是陌生的，不用顾虑面子。”在她眼中，北京皮村就是远方。

在皮村，每周一次的文学小组活动仍在继续着。范雨素从2014年9月进入文学小组，已经快十年。她还记得，北京大学教授、皮村文学小组老师张慧瑜曾让大家交一篇作文，范雨素写的是《农民工大哥》。这篇作文，成了点燃范雨素写作的“火苗”。

周六晚7时，大学教授开始讲作家孙犁。桌前围坐着的，有范雨素、北漂30年群演、房地产开发商、地摊小贩、地方作协成员、大学生，还有自媒体人。这群看似毫不相干的人聚在一起，在皮村寄托读书的热情，寻找精神的共鸣。群演一周没有开工了，脸上挂着倦怠。他感慨：“上过很多电视节目，也没改变命运，但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读书。”

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，飞机的轰鸣声和店铺的叫卖声，都被隔在了门外。

夜深了，范雨素回到出租屋，灯亮起来。在《久别重逢》面世前，她想，“只写这一本书，我要写我心里的东西。”现在她仍在写，没有计划，随心创作。“我想留下点东西，我希望我的书能够给这个世界降噪，就像写作本身能够疗愈我一样。”

范雨素从不担心被遗忘：“我曾经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就行了。”